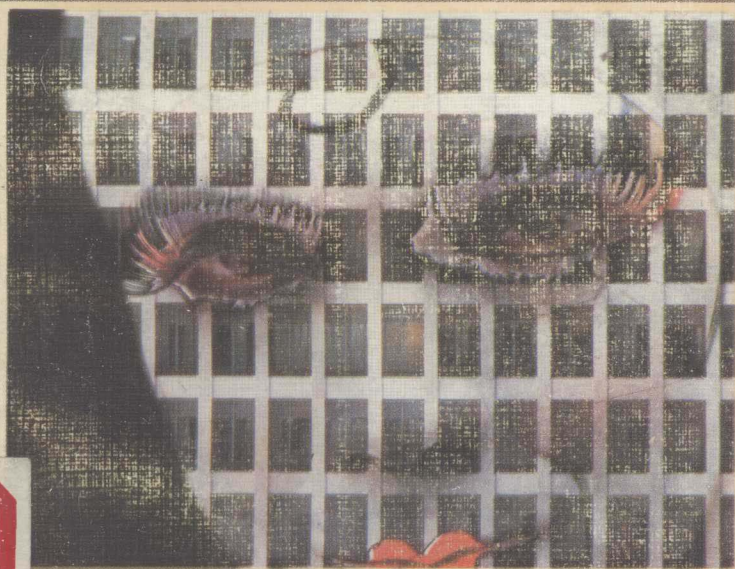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荒唐的游戏



罗歇·瓦扬 著 许钧、蔡锦秀 译

样本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荒唐的游戏

罗歇·瓦扬 著 许钧、蔡锦秀 译

F · 20

丛书

柳鸣九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I 565.45
10.57

03

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

荒唐的游戏

罗歇·瓦扬著 许钧 蔡锦秀译

责任编辑：许小华 装帧设计：丁 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10

插页：4

字数：190,000

版次：1992年6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1—6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757-2/I·678

定价：5.95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本序

地下抵抗运动的真实写照

柳鸣九

1940年5月10日，已经在欧洲步步进逼的希特勒，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与法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纳粹德国锐利的装甲师团穿越了卢森堡与阿登森林，绕过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向法国深腹部挺进。6月13日，巴黎陷落，22日，法国政府求和，签订了屈辱的停战协定。法兰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就这样沦为被占领国，直到1944年8月巴黎才获得解放。

正当法军在国土上全面溃败之际，正当法国民众惊魂未定，陷于绝望之际，6月18日，巴黎沦陷的第五天，戴高乐将军从伦敦电台发出了号召：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这是处于危难时刻的法兰西民族正在恢复理智、坚定意志、选择道路、获取信念的集中体现。从此，在法国本土之外，有了戴高乐所领导的自由法兰西抗击纳粹德国的斗争，在国内，有了反抗德国占领的地下抵抗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有戴高乐派，有法国共产党，有无党派爱国人士，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知识分子与资产者以及被雇佣的职业冒险分子，等等。这是法国人民的共同行动，法国人民的统一战线，它谱写出法兰西民族在阴暗历史时期中的一章辉煌的史诗。

这部小说就是直接描写当时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与地下斗争的书。作者罗歇·瓦扬，“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读者已曾相识。第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就投身于抵抗运动的地下斗争，于战争刚胜利的1945年，发表了《荒唐的游戏》这部小说。显而易见，小说是根据他的生活经验与生活实感写出来的，这首先就保证了小说中地下斗争那种特殊生活的真实性。这种生活真实在现实社会里往往是鲜为人知的，带有很大的隐秘性，而它的冒险性在旁观者、好奇者看来，则又带有绝大的刺激性与浪漫色彩，世上有几人满怀豪情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神出鬼没、到处闯荡、在人间制造出一桩桩轰动的事件？如果自己无缘品尝这种生活的滋味，至少总

想窥视一下这种生活的内幕，听听这种活动的内情，于是，间谍、地下工作者，不论是实际生活中的还是通俗小说中的，就成为了人们好奇的对象、心目中的英雄。罗歇·瓦扬的《荒唐的游戏》是严肃的文学作品，它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它比通俗小说少一些传奇性、刺激性，而多一些真实性，而这，也就更为希望了解那个重要历史时期法国人民地下斗争生活真实的人所看重。正是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任何史书记载中所没有的种种形象的细节、地下斗争这个行当中种种真实的内情。地下工作者是如何隐蔽藏身的？用一些什么方式进行联络？如何使用各种化名、假身份证、假证件？如何领取活动经费？如何处决叛徒？如何在废寝忘食、漂泊不定的紧张生活中靠镇静药片为生？如何在繁忙活动的间隙逃避到古典文学作品中去一两个小时？如何有时为了松弛自己的神经、有时因为情不自禁的自然要求而去寻找女人寻欢作乐？如何像狡兔一样灵敏地从周围的蛛丝马迹中觉察出隐伏着的种种危险、模糊不清、闪烁不定的各种可能，洞悉整个险恶的形势，就如主人公马拉的工作与生活所显示出的那样、如他在玛蒂尔德的骗局与陷阱边所表现的那样。这些生动的内情，不像人们在通俗小说、惊险片、动作片里所看到的那样神乎其神，而是像夏尔丹所绘制的日常生活的图景那样栩栩如

生、真切可感，这就是小说中的生活真实。

正是通过这种生活真实，可以看到我们所重视的、经常被称为历史真实的那些东西，即对一个历史时期来说具有本质意义、概括意义与必然性的那些事物与现象，在这里则是：参加地下抵抗斗争的有法国各阶层的人民，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财产状况、切身利益、政治观点大不一样，既有共产党与左派，也有反纳粹同时又反共产党的资产者，“人人都参加秘密活动，这是尽人皆知的秘密”，在人民的海洋里，地下工作者如鱼得水，抵抗运动不可战胜；斗争极为酷烈，爱国志士一个接一个倒下去，每个人都时刻面临被捕的危险；从广泛参加斗争的群众中，不断涌现出英雄主义的范例，焕发出坚贞不屈品德的光辉，如一个妇女以极大的毅力救出了革命者丈夫，游击队用老掉牙的步枪与普通冲锋枪死死抵抗住一个德国装甲师的进攻，等等；随着敌人占领的延长，随着被压迫的痛苦感受日渐加深，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民族的耻辱只能用鲜血洗涤干净，1944年的抵抗运动比1940年的更加蓬勃发展，规模壮大……在反衬着这一切的另一个阴暗面上，则有少数民族败类的叛卖与投机者大谋私利的活动。

对于一个火热斗争的历史年代来说，这些描写

似乎是种类齐全、无所遗漏了。但按照中国目前的文学标准来看，却显然缺了点什么，而且缺的这点什么还是至关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枪炮声，就是与敌人面对面的格斗，至少是摸倒一两个敌人的奇袭行动。在一部写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的作品里，总该有点这种至关重要的内容吧，但在《荒唐的游戏》里，却偏偏没有。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爱国志士、地下工作者在巴黎街上跑来跑去，关于游击队抵抗德国军队的情节，也只是从人物的口里转述出来的，而外省地下组织伏击列车与德国兵进行枪战的场面，则完全被作者藏在幕后，使人一点也看不见，在幕前，就在我们眼前，他却安排了男女主人公在夜色中、在原野上携手散步，大谈人生感受，进行思想与感情的交流。简直是有点故意！

的确有点故意。在枪炮场面与散步交谈场面之间，罗歇·瓦扬作了明确的选择，也许在他看来，枪炮场面有多少可写的呢？不外是轰鸣声、喊叫声，这个敌兵应声而倒，那个游击队员受伤仍在坚持战斗，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电影里不知大同小异重复过多少次了，但是，两个人物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上倾心交谈又该有多少丰富的内容！这是两个精神世界，两个心灵状态，而且是有别于其他任何人的特定的精神世界、特定的心灵状态，是具体的“这两个”。于是，罗歇·

瓦扬这才作了他的选择，在小说中袭击列车这唯一一次军事行动的幕前，描写了两个人物一次重要的谈话。他以这次谈话作为马拉将成为安妮的情夫的伏笔，特别是以这次谈话来表现抵抗运动中两种思想、两种情绪、两种态度的交流以及地下志士对消极思想情绪的克服。同样，他在小说中写人物老在街上转来转去，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获得一个方便的小说空间来表现人物头脑中的所思所想，表现他们的精神世界。

罗歇·瓦扬重视写人物的精神世界，这当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我们除了想知道它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以及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以外，也许更迫切地想知道，参加这些事的人们是如何思考的，是如何感受的，只有这样，我们所了解的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时期，何况，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与中心毕竟是人，而人最重要的就是心灵。正是在作者这种努力下，我们看到了参与那个历史时代中种种事件的普通人的真实内心状态，看到了他们思想感情中的矛盾与问题、渊源与现状、积极面与消极面，看到了他们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克洛埃是地下联络员兼联络点的管家，过去是一个模特儿，她对自己那种生活极端感到厌倦，被

引导参加抵抗运动后，在斗争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与力量，尽心尽力地完成她的通讯任务，照料联络点中的同志们的生活。她爱着地下斗争的戴高乐派领导人卡拉卡拉，但严酷的斗争生活使她只能把这种感情藏在心里，但有时，这又不妨碍她在周围男同志的面前不拘形迹，甚至还进行有性爱意味的打闹；

罗德利格是年青的共产党员，地下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他在紧张的斗争生活中，克服着自己的孤独与寂寞苦闷感，充满朝气与干劲，全力投入工作。他心地纯朴，但多少有点仰慕上流社会风雅的虚荣心，这使他在交际花玛蒂尔德的面前不知所措，糊里糊涂被她套去了一些地下活动的秘密，给斗争带来了损失，为此，他必须以更艰苦的工作来进行补偿；

弗雷代利克也是年青的共产党员，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与罗德利格在共产主义大学生协会中共过事，如今又是地下斗争的伙伴。他恪守原则，纪律性特别强，生活清廉，具有几乎是狂热的工作精神，贴标语、散发传单、参加各种秘密斗争，往往每天18小时之久，哪里有困难，他就主动到那里去。但他参加党参加地下斗争的思想基础完全是书本式的，教条式的，他的脑子受了本世纪各种意识形态的束缚，颇有点僵化。他身上还有明显的修

道士的倾向。他在爱情上也是书生气十足，完全是禁欲主义的，因此，他的未婚妻安妮情不自禁投身于马拉的怀抱，成为了马拉的情妇，而他为了找马拉算账，又不幸偶然落入德国人的手里；

安妮是一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少女，虽然参加了共产党，但仍然很幼稚，也很任性。她与弗雷代利克的恋爱引起了与父母的纠纷，进而又引起了政治麻烦，这使她几乎精神崩溃，由此，她逃避现实，产生虚无主义的消极思想，把世上的一切包括正义的事业与革命的斗争，都视为游戏，甚至是荒唐的游戏。游击队伏击德国人的那个夜晚，她与马拉在原野上散步时渲泄了这种消极的思想情绪，得到了马拉的纠正与开导，从马拉那里得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鼓舞。从此，她重新振作了起来，积极投入了地下斗争，然而，她身上的那种任性与追求生活享受的要求，又使她在斗争最紧张的一夜，竟去与马拉尽情作爱。

主人公马拉更是一个甚为复杂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作者罗歇·瓦扬的一个影子。他出身于巨富家庭，青年时期到处挥霍钱财，常与作家、艺术家来往，在蒙巴纳斯夜总会狂饮达旦，到处作爱情旅行，长期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换过多次情妇，玩过不知多少妓女，吸过毒，是一个追求肉欲享乐、惯于引诱妇女的唐璜，属于20年代以后“好

端端地在腐烂”的一代资产阶级子弟。这一代人藐视已有的传统、既定的规范与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投入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怀抱，对起义、暴动这类带刺激性的行动大感兴趣，颇有冒险性与破坏性，最后纷纷死于毒品、酗酒、自杀。马拉参加过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当过报纸的记者，他没有自我毁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影响，成为了一个“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无保留地赞同他们的学说”的左派知识分子同路人。他投入了抵抗运动，当上了一个中级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不断发展新的成员、不断将有价值的情报发往伦敦、组织暗杀与爆破、协调地下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坚定动摇者的信念、纠正下级的各种失误、嗅出各种隐患、洞悉叛徒的阴谋、使地下组织免遭破坏，等等。由于他的智谋、老练、机敏与沉着，所有这些工作他都干得很出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是一个完全称职、相当杰出的领导者。从这些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的一些优秀品德，而从他开导安妮的那次谈话以及他在弗雷代利克被捕后的那场思考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丰富的内心活动与精神境界。他有非凡的勇气与自我牺牲精神，不怕死，不回避危险任务，爆炸之夜的袭击行动他之所以没有参加，完全是为了服从组织的有关规定；他有忘我的工作精神，为了地下斗争的需要，他放

弃了自己原来高级舒适的生活，而过着清贫艰苦的日子，不辞劳苦，废寝忘食，日夜奔波；他对抵抗运动赤胆忠心，襟怀坦荡，是他发现了自己过去的情妇玛蒂尔德在危害地下斗争，是他站出来揭露了她的阴谋并准备亲手去处决她；他具有坚强的斗争信念与远大的革命理想，在以弱抗强、寡不敌众、斗争遭到挫折的时候，他仍不气馁，仍然充满了勇气与必胜的信心，他不仅期待抵抗运动的胜利，而且怀有对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烈愿望，他关于“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我们都处在历史的决定性转折关头”、“我们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地球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希望”、“我们不久就要改变世界的面貌，打开新人已在挣脱的蛹茧”、“这是最后的斗争”的这些议论，几乎有点《国际歌》的弦音了。但是，与此同时，他身上却又保存着某种浪人习气，他仍声称他喜欢玩妓女，并有时还去逛逛窑子，他仍惯于打女人的主意，当他占有了安妮的肉体之后，即使是在地下斗争受损的时候，他还闪过要猎获下一个少女的念头。

这就是这些人物的崇高与凡俗、坚强与软弱、乐观与消沉、律己与放纵。不论从内心深处的复杂成份、还是从行为活动的过错失误来说，他们都不

是完全纯粹的战士，不是十全十美的革命者，他们过去有污点，现在还犯有错误，但他们毕竟不断在矛盾中端正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毕竟不断在争取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加强自己的信念，振作精神，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们决非史诗式的人物，他们的高度似乎永远也达不到史诗的标杆，但他们的的确确在参加谱写法兰西伟大的史诗，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个历史时期法兰西史诗的千万个作者的一个，法兰西抵抗运动的史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其实，人类历史上那一部伟大的史诗不是像这样写出来的？由千千万万个单独无一能达到史诗标杆的人所组成的巨大群体谱写出来的？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只有抽象的概念、狭隘的定义、刻板的教条才会不予承认。

也许，正是由于这部小说中历史内容的史诗性与生活内容的真实性的相结合，由于其中人物形象的有血有肉，由于其中故事情节的生动，它于出版的当年在法国即获联合文学奖，而在1967年，又被皮埃尔·卡斯特搬上了银幕，成为法国抵抗运动文学中为数不多的被搬上了银幕的文学名著之一。

1991年8月17日

目 次

地下抵抗运动的真实写照(译本序)……柳鸣九

荒唐的游戏…………… 1

作者简介……………宋维洲

荒唐的游戏

Roger Vailland

Drôle de jeu

根据法国CorrêA 1945年版译出